

# 谁知道 “历” 字经历了什么



年末，书店里专门辟出了一块区域，陈列各式各样的新年日历。这几年，日历火了，选择更困难了，抚摸着一本本日历的封面，读者心里难免打起算盘：是买传统的《故宫日历》，还是新锐的《单向街日历》？是买东方派的《汉字之美日历》，还是西方视角的《西洋镜日历》？是买科普向的《物种日历》，还是买养生向的《修心日历》？

翻看日历的过程中，或许会发现这么个问题：为什么这些日历封面上的“历”字，有这么多种写法？除了简体字的“历”，《汉字之美日历》写作“曆”，《修心日历》把“曆”的“日”换成了“心”。《故宫日历》的写法最神奇，在“歷”上加了一点，成了“[广林止]”。到底哪个才算规范呢？

翻开字书词典，我们会发现历字的写法还真有不少。其中，“麻”“歷”“曆”属于比较规范的写法，目前，这三个字的分工还算分明：“麻”是“曆”“歷”的古字，《说文解字》解释为“治也”，《玉篇》解释为“理也”；“歷”中的“止”意思和脚有关，所以《说文解字》把“歷”解释为“过也”，用于表示“经过、经历”；《说文解字》把“曆”解释为“麻象也”，《尚书·尧典》中有“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时”，《正字通》说：“曆以日为主，故从日”。

话虽如此，但是在实际使用中，“麻”“歷”“曆”还是有混淆交叉的情况。尤其是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里，基本用“歷”表示“曆”，比如《史记·律历志》在百衲本中作“歷書”，《汉书·律历志》写作“律歷志”。另一个特殊时期是清乾隆后，因为康熙名叫爱新觉罗·弘历，为了避讳，“歷”被写作“麻”或“曆”。

随着字意的扩大、缩小、转移等演变，为了保证表意的准确性，不少字在最初的模样上加了个帽子，扶了根手杖，或者踩了双新鞋，以示和“过去的自己”的区别。比如“何”字，字形是一个人挑着一个担子，本意是“担也”，却因为作为虚词的“何”鸠占鹊巢，让表示“担”的“何”加了一个草字头，变成了“荷”，于是有了陶渊明的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”。同病相怜的还有“然”字，本意是“烧也”，要知道简化字里

的四点水，其实是个“火”字，可惜被虚词“然”取而代之，表示“燃烧”的“然”只好给自己加了一个火字边，成了“燃”，这下一个字里烧起了两把火，意思也更加分明了。

至于“歷”“曆”或“(广林止)”等写法，则是汉字在书写中产生的变体。这些变体的产生，有时只是古人犯的小迷糊。比如为什么《故宫日历》的“歷”成了广字头？可能只是因为古人把“歷”看成了“麻”+“止”的简单组合；至于为什么“歷”下的“止”被换成了“心”或者“山”甚至“正”，看了碑帖就能明白，这几个字长得实在有些相似。正是由于这样的“历史问题”，今天的《修心日历》、《修福日历》才有底气把“错别字”印在封面上。

前几年这个时候，《故宫日历》历字的写法就引起了争议。反对派的学者说：“歷”和“曆”分工明确，本应井水不犯河水。而把“歷”写成“(广林止)”，更是到了必须被纳入年度十大语文错误的境地。而支持派的学者则认为：在汉代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，都可以看到大量用“歷”表示“日历、历法”含义的用例，故宫方面也回应道：封面和书籍沿用的是1935年和1937年版《故宫日历》使用的《史晨碑》汉隶集字，《故宫日历》用“(广林止)”代“歷”有据可查。

用当今的标准衡量，如今火爆的日历封面上，的的确确不少都印着不折不扣的错字或者别字。如果以此约束那个汉字还没有规范的年代，未免有点“以古律今”的嫌疑。如果以汉字作为单纯的记录语言符号，自然需要规范、严格、准确，不容置疑；可若把文字看做承载文化的视觉符号，那么无论如何书写，都无伤大雅，可以包容。

如同故宫方面所说，如今的《故宫日历》封面，既反映了特定时期汉字书写的真实情况，又纪念了老一代故宫人对传播普及古典艺术、传统文化作出的努力。事实上，1933年的《故宫日历》上，“历”写作“麻”；1934年的《故宫日历》上，“历”写作“曆”。既然如此，不妨多换换封面，让读者看到多变“历”字的全貌，也是为了更好地纪念。  
摘自《北京晚报》

## ■看天下



### 重庆2000册书投放地铁 民众可免费阅读

近日，重庆轨道交通集团联合重庆市文化委、国内文艺媒体新世相将2000册书籍投放到重庆轻轨及地铁车厢空座上。民众可免费阅读这些图书，还可将其带走阅读，读完后放回重庆公共交通工具或商场、公园等公共休闲区，帮它长期在城市里漂流。



### 湖南民众冬至捕鱼 敬龙神祈福国泰民安

12月21日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。当天，湖南省临武县花塘乡罗坪村举行“冬至捕鱼敬龙祈福”民俗活动。该习俗已有数百年历史，每年冬至，村民在村里龙泉塘中捕上大鱼敬龙神，祈福国泰民安，五谷丰登，民众生活连连有鱼(余)。



### 贵州举行独特成人仪式 彝族少女换裙礼

近日，野玉海首届寻找彝族索玛花暨换裙礼(成人礼)，在贵州省六盘水市海坪彝族文化小镇举行。在彝族聚居地，彝族少女成年时要举行“换裙”仪式，彝语叫“沙拉洛”，意为脱去童年的裙子，换上成年的裙子。“换裙”少女羞涩不开腔，规规矩矩地接受长者的询问。



### 铁路动姐咬筷子练习微笑 备战2017年春运

为迎接2017年春运，南昌铁路局南昌客运段针对春运期间旅客运输需要，积极备战春运，做好客运服务人员的素质提升，用最美的微笑迎接2017年春运。图为南昌客运段的动姐咬筷子练习微笑。

## 民国电费论“个”收



如今，家庭用电十分方便，缴费也越来越便捷。若是在民国时期，又是怎样的情景？

话说近代最早用电的，是出现在上海租界的电灯。有了电灯，自然就有相关的管理和收费措施。在清末以及民国，电灯局如何收费？

和现在不同的是，从清末到民初，电费不是按电表收费，而是按电灯的个数收费的。安装一盏电灯，每个月需要缴费15两银子。这个金额，是多还是少呢？

清末，一两银子相当于如今超过200元的购买力。这么算来，家里要点

电灯，每个月就得缴相当于如今3000元的电费！电灯在当时，毕竟属于稀有之物，收费奇贵也在意料中。当然，这也是当时，电费按“个”收费、而不按用电量收费的原因。一个电灯，用电毕竟有限，缴够了15两银子后，用多少度电也都无所谓了。

到了民国时期，电灯虽还不算普及，但用的人稍稍多了，费用自然也下降了。至于收费方式，多数地方依旧按照电灯个数收费。有的地方，如广州，开始按用电量收费。尽管安装电灯的费用下降了许多，但电费可一点都不便宜。

根据一份广州当时的缴费单据，当时广州的电费大概是每度电2毫。这里的“毫”，是广州毫洋，1块银圆等于10毫洋。当年的广州米价，大概是普通米每斤1毫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当年的广州电价，1度电相当于2斤米的价格。这么算来，当时的电费，是如今电费的十倍左右了。

按照当时的记载，因为当时的电灯泡都较单一，功率相比于如今，也比较低。所以，多数安装电灯的人家，用电量其实都相差不多。在广州，安装电灯的人家每个月的电费差不多在1块银圆上下。当时一个苦力工人，每个月的收入也就5块银圆左右。也就是说，若是家里装了电灯，普通工人每个月要缴的电费，相当于工资的两成左右。

摘自《文史博览》